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胡瓊華

洛凌波，非字也，以足纖小而步履如飛，姊妹行中俱稱之曰「凌波仙子」。字湘妍，名雲，漢臯人，生於世家。父母獨此一女，愛之不啻掌上明珠。少即授以書史，性絕慧警，一過即已朗朗成誦，因此人又稱之為「掃眉才人」。女喜讀王次回《疑雲》《疑雨》二集，曰：「描摹閨中情態，斯盡之矣。」繼得溫李詩，好之尤篤。偶有所作，亦復情韻纏綿。女才既殊俗，貌又超群，遠近求婚者接踵。女父母甚艱其選，都未許可。一日，女出遊蘭若，忽遇微雨，憑闌小憩。遙見一弱女子伶仃從雨中行，雖不張蓋，而衣履並不沾濡，心異焉。既近前，乃一□七八絕妙女郎也，亦入闈中少坐，為避雨計。初見女凝睇良久，似有歎慕意，女亦愛其秀麗，心頗好之。俄而急雨若跳珠，簷溜如注。女漸近與語，呼婢以所攜餅餌進，新茗再淪，清談遂興。女子自言姓胡，名瓊華。一家姊妹四人，己最幼。本住金陵，現從嬸氏北來，僦居萬安巷西。女曰：「然則跑我家殊不遠，盍一枉臨？」女子許之，各訴衷情，益復親洽。須臾，女家遣輿來迎，昇女子同歸。是夕，便宿女房。剪燈絮語，偶及詩詞，頗有慧解。女曰：「姊可為我之師，請以師禮事，原執贄為弟子。」女子不可，遂訂為閨中良友，往來遂密。偶兩三日不至，則必遣婢相招，至則談詩作字，商榷古今。偶有一句未諧，一字未安，雖涉宵闌漏盡，猶必自起挑燈，為之改定。以是女深德之，兩相愛悅，有如親姊妹焉。女同巷有鄭生者，名湘，字蘭史。以文章雄詞壇，屢試高等，邑中耆宿，多以國士目之。已聘郡中閨閣女，結有期，而女忽以疾殞。

一日，瓊華赴女約，甫及門外，適與生遇。生驚其豔，佇立注視，生欲前而又卻。瓊華睹其狀，不覺嫣然一笑，遽入門去。生躊躇良久而後行。繼詢之鄰家，擬為凌波仙子，生疑其裙下雙跌，並非峭如菱角，笑為浪得虛名；然悅其貌美，懷思不置，逢人輒問洛家女郎字人未。賣花媪梁嫗，常出入洛家，時談其閨閣中事，纖悉靡遺。生偶與言所遇時態度神情，嫗曰：「此必瓊華四姑子耳，非凌波也。」生因問：「瓊華何如人？」嫗曰：「自言胡姓，未審其家世。口操南京音。時來洛家，教其家阿姑以書字針黹，一家上下，都愛其和易可親。聞此來依其戚串，觀其衣履，似非富裕者也。」生曰：「汝能為冰上人，作撮合山，事諧當以重酬，必不吝金資也。」嫗曰：「容為謀之。若成，亦無多望，但得到來常醉以一杯酒足矣。」

數日，梁嫗果至，謂生曰：「幸不辱命。伊家嬸氏固武昌城中人，素仰官人才名。言及求婚，欣然應諾，並不問卜求神，即倩老身執柯。」遂於袖中出紅柬授生，曰：「可供諸佛前，□日後，當盼佳音也。」生遂涓吉成禮。親迎之日，儀從頗盛，卻扇後，賀者咸嘖嘖譽新婦之美，皆謂：「鄭蘭史抑何豔福天修哉！」當夕，客散入房，解衣登榻，琴瑟之歡，有可知也。

明晨，女起對鏡曉妝，咸驚新人容貌忽異。從婢中有識者曰：「此洛姑也，何以來此？我家四姑子正不知在何處。」視女，不言不笑，端坐若癡。於是房中一時鼎沸。有老成者覘女狀，曰：「頗類中邪，宜投以清心定神之劑。」爐內急焚檀旃香，藥至而女已醒。猝睹眾人環侍，男女錯雜，皆非所識，不覺紅暈於頰，曰：「我何為在此？」走匿帳中，嚶嚶啜泣。時洛家方以失女故，遠近覓尋，偵騎四出。急遣人告知其家，顧洛女則已代作新娘，而新娘蹤跡杳然，莫知所適。於是好事者咸謂昨夕男女兩人已成合卺，勢不可歸，李已代桃僵，棠應為梅聘，鄭宜再備聘儀，洛宜另陪奩贈，仍合兩姓之歡娛，借諧百年之伉儷。胡女即還，亦當別嫁。眾以為然，其事遂定。

先是，女知瓊華締姻鄭姓，女貌郎才，歎為得所。遭嫁之夕，兩情眷戀，不忍遽離。逮彩輿在門，眾樂三奏，瓊華攜女同行，竟造牆隅，噓氣向面，冷不可堪，自此昏眩不知人，耳畔但聞風濤澎湃之聲而已。約一日許，忽聞小語曰：「我去，汝可在此。從茲遠別，隔天一涯，人海茫茫，何時再見？若有前緣，□年之外，或可一面。」女啟眸四顧，殊非己室，及聞人言，始知其故。

後生登秋闈，捷南宮，旋由翰林改官為邑宰，筮仕江南，應官聽鼓，未一年，補授上元令。政事之暇，時與女焚香讀畫，淪茗論詩，閨中之樂，殆有甚於畫眉。

一夕，露坐中庭，涼颯至，新月如鉤，忽見紅光一丸，大若雞卵，漸自地起，閃爍旋轉，隨處不定。生異焉，潛志其沒處。明日往掘，未尺許，即見井欄，上蓋石版，去之，則簪井露焉。視之，然深黑，莫測其底。乃募膽壯者縋而下，良久始出，得一鐵匣，上皆蝌蚪古文，人莫之識。啟之，中無一物。女因匣制古雅，偶置之脂粉奩之側，入夜忽發異光，一室洞明，近匣□步之內，纖悉畢現。女以鐵匣無故生輝，甚以為奇，反覆展玩，乃見匣之左隅藏一圓粒，光從此出；戲以纖指撥之，則又轉入右隅。力扶之起，用水濯而觀之，乃一顆絳珠也。由此視為異寶，珍若連城，每夕懸諸帳前，借代燈燭，雖至戚夙好，亦不出示。

生三年任滿，方擬乞假言旋，忽奉上官檄令，往山東勾當公事，女亦從行。及抵邳州，小憩逆旅。時方春仲，桃花盛開，西郭外尤叢密，紅雪海中，芬芳遠徹。女聞之，急欲一遊，偕生乘輿前往。一路柳暗花明，不禁叫絕。萬花深處，一溪前橫，小橋流水，茅屋數椽，彷彿漁父入武陵得遇桃花源裡人家也。女謂生曰：「如此奇境，必有奇人居焉。當再進物色之，幸勿失之交臂。」生與女舍輿步行。女身輕，渡略如履平地。生不敢前，勉從女後，惴惴若欲墮狀，賴女挽其手，始得渡。行數百武，忽睹一巨宅，門第巍煥，雙扉半啟。方擬一通問訊，即見雛鬟三四人探首外視，曰：「玉郎來矣，可報主人。」須臾，即有閨者邀生與女人坐。及庭，則盈盈來迎者，乃胡氏瓊華也。女見之，悲喜交集，執手諦視，不能作一語。生觀其容貌，仍如前時。瓊華即命設筵相款。肴饌豐美，咄嗟立辦。席間因及舊事。瓊華曰：「此不過金蟬脫殼計耳。聊施小術，成就良緣，亦足以報我妹之佳意矣，瑣瑣多詰，何為哉？」女請仍踐前約，並事一人，作英皇故事。瓊華曰：「余已跳出火坑，不在凡塵，今豈肯再蹈之哉？所以今日一見者，余向有寶珠，曾為術者竊去，錮以符■，五百年後，當再現人間。屈指已屆其期，遍訪，知在我妹所。如念曩情，幸即賜還。余得此，即可再證仙班，重歸玉闕；妹有之，亦不過一玩好物耳，無足重輕。」女曰：「誠有是，妹不敢作誑語。但神仙視百年猶旦暮耳，何為為妹暫駐紅塵？姊如得珠，即欲仙去，妹又何忍昇珠以促駕哉？」言已，淚漣漣。瓊華乃許以暫留三載。

公務既畢，同回漢臯。瓊華時教女以長生久視之術，吐納煉養之法，雖在閨中，不與生見。女欲使瓊華歸生，則可常相聚首，乃與生謀，令生偽作遠行，束裝就道，女遂留瓊華宿，醉以醇醪，暗中拔趙織易漢幟，瓊華醉甚，軟入四肢，羅襦甫解，熱香四流，生擁之而眠，倍極纏綿。天明酒醒，始知墮計。乃歎曰：「只為情絲所縛，遂成障礙。若不破色戒，珠還即可白日飛升。今又勞我一番洗伐矣。咎由自取，夫復何言！」向女索珠納諸口中，騰身入空際，不知所往。